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監生臣潘　璣

欽定四庫全書

喻林卷九十六

明　徐元太　撰

政治門一

端本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禮記禮運

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

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内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大戴禮記主言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

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田無主則荒穢故用人為主今以人情為田用聖人以為田主則人情不荒穢也禮記正義禮運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後漢書李固列傳

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後漢書郎顗列傳

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後漢書陳蕃列傳

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後漢書劉般傳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影緣直表宋書樂志四

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周書蘇綽傳

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管子七臣七主

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内則容貌動於外矣管子君臣下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管子白心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管子宙合

王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文子上德

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子華子虎會問

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鶡冠子博選

致治之自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鶡冠子泰錄

本不固者末必幾碓而不修者其後必墮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墨子修身

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

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荀子君道

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艸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荀子富國

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黄石公素書安履

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胷令因於彼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

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呂氏春秋先己）

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

亾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呂氏春秋處方

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陸子術事

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陸子術事

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

非而衆非來矣_{淮南子主術訓}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爪䍀者何也無得於五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

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淮南子主術訓

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淮南子繆稱訓

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淮南子繆稱訓

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淮南子詮言訓

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淮南子說林訓

貨之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

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鹽鐵論疾貪

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說苑建本

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說苑君道

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說苑君道

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列女傳周列國楚平伯嬴

雌之不才其卵㲉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揚子先知

次三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為庸測曰龍出於中見其造也太玄經第一中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太玄經第六將

天清則雲霓除日月星辰昭君明下理賢愚得所也王逸註楚辭九思

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忘而影不可傷淮南子繆稱訓解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

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武侯十六策治國

膏壤在荄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揹紫止奢競抱朴子外篇廣譬

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爐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抱朴子外篇廣譬

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極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抱朴子外

篇廣

譬

眞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揚子法言註先知篇

如彼日月萬景攸正文選陸雲讌詩

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補文選傅

變官

官疏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意林子思子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意林

魏子

玉磬逾潔蘭動彌馨源流潔清水無濁波（藝文類聚樂部論樂詩）

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藝文類聚后妃部后妃箴）

水清照淨表直影端（文苑英華梁武帝雜箴箴）

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文苑英華薛道衡碑）

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沈（文苑英華庾信連珠）

道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道德經指歸卷八

木不相摩火無由出國無亂政姦無由生天機經八

我王聖德如彼日輪大明御宇無幽不矚開物成務辯別除昏十千大臣一億猛將皆王照使為國之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

何為五城一者山城憑高據險斷岸周圍二者水城塹以江河沿流四遶三者沙城曠磧懸遠外無水草四者土城堅壁高壘內實兵儲五者人城主聖臣賢深謀遠

畧如是五城量宜相敵人城最勝我國所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

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弘明集釋駁論

尚德

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毛詩破斧

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勤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亾大戴禮記盛德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禮記禮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禮記正義禮運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

公孫丑上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孟子公孫丑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離婁上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離婁上

民患虐政甚矣若饑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趙氏註孟子公孫丑上

今弛棄纎紈損絶粱黍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煙斤廉義屏出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宋書顧覬之傳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老子任契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荀子致仕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覩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荀子天論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華山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

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呂氏春秋上德

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陸子道基

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淮南子原道訓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

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擘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淮南子主術訓

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淮南子主術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

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淮南子道應訓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淮南子泰族訓

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

而不敢失也春秋繁露立元神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形故民從命孔叢子刑論

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孔叢子刑論

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宫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鹽鐵論遵道

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鹽鐵論論勇

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起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劒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鹽鐵論論勇

吏以不多斷為良鹽以不多刺為工鹽鐵論周泰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說苑政理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揚子先知

次六蠽蟧音士了德紗切紗縣於九州渕曰蠽蟧之縣民以康也太玄經第六堅

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為塵錦練為灰綺幕鏤床棲於浮雲寶瑟箜篌寂於烟霧富貴之樂於王何有哉王不寵仁

義而昵治容臣竊以為賢王之蠱也天録閣外史寵辛

天子諸侯以士為鼎以仁義為羹其馨香足以荐之上帝逹之祖考烝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羹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覩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饜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含其獸味而

陶仁義之羙乎天祿閣外史君賜

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棄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天祿閣外史形勢

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王逸註楚辭九辨

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巧淮南子氾論訓

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絶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王充論衡非韓篇

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王充論衡非韓篇

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外篇審舉

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

虙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抱朴子外篇用刑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地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劉子愛民

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文中子問朗

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補文選鹽鐵議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意林鬼谷子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意林任子

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

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君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論

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太平御覽地部地上

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玉海音樂樂舞

日昃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下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

之崖隤下顛蚑虫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麋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飛鐵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脉不為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鬢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隙穴之類也道德經指歸卷十

創始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詩小雅巧言

作之屏(音𤰞)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音闢)之其檉其椐(音居叶紀庶反)攘之剔之其檿(音厭)其柘(叶都故反)(詩大雅)皇矣

綿綿瓜瓞(音垤)民之初生(詩大雅綿)

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鄭氏箋詩文王有聲)

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修德業勞

神竭力得成此王業毛詩正義鴟鴞

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撠拘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毛詩正義鴟鴞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穀梁僖公十五年

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

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前漢書蒯通傳）

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鷰之開基（晉書涼武昭王列傳）

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晉書輿服志）

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賈子親疏危亂）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儀師戰蟻置兵衆關尹子三極篇

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淮南子說山訓

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勝者終必衰說苑建本

摹者如畫工未施采土摹之矣前漢書高帝紀註

譬如為人裁衣始制之洪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李善註文選東京賦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文選東京賦

守成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書梓材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書大誥

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孔氏傳書大誥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詩大雅桑柔

鳬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詩鳬鷖

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毁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毁損毛詩正義鴟鴞

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禮記正義禮運）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左傳昭公七年）

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戰國策趙武靈王）

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

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前漢書翟方進傳
五穀百草秀頴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絶也前漢書註禮樂志
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棼橑以成之父菑耕
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前漢書註翟方進傳
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後漢書陳蕃列傳
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南齊書崔
祖思傳

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韓子解老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呂氏春秋樂成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亾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

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淮南子齊俗訓

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如鸚鵡知效人言不能自為長主之言也淮南子說山訓解

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成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春秋繁露五行對

言君棄先王之法度而不奉循猶置衡稱不以量物更任其意而商輕重必失道違人情也王逸註楚辭九歎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

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霑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鈞可謂均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彊矣若夫竿折綸絶餌墜鈎决波涌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補文

釣賦選宋玉

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藝文類聚人部鑒誡詩

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赫赫非一家之常順命者存逆命者亾初學記帝王部摠叙帝王

譬如朽舍將欲崩倒不令壞故以柱支持蘇婆呼童子經卷上

喻林卷九十七

明 徐元太 撰

政治門二

法制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書盤庚上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孔氏傳書洪範

火之燀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牧謂法也汲冢周書周祝觧

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墯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大戴禮記盛德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

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軜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

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大戴禮記盛德
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
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
也大戴禮記盛德
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大戴禮記四代
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大戴禮記少閒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周禮地官質人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上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孟子離婁上

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孔子家語執轡

古者天子以内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法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孔子家語執轡

淳于髠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史記田完

世家

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史記張丞相列傳註

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纍前漢書律歷志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亾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前漢書賈誼傳

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後漢書虞詡列傳

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後漢書郎顗列傳

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税國家昬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後漢書仲長統列傳

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後漢書蔡茂傳

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後漢書陳寵列傳

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

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令隄防雖堅漸有孔穴後漢紀孝順

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晉書律歷志中

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晉書刑法

馬能千里不免羈靽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晉書慕容垂傳

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宋書柳元景傳史臣

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南齊書孔稚珪傳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管子明法

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管子七臣七主

夫繩扶撥以為直准壞險以為平鈞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相之制舉也管子宙合

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懸命也故明王慎之管子禁藏

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管子禁藏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

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劒戟被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管子禁藏

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管子法法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

則安管子形勢解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管子明法解

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音質竹器所以量物以治天下管子版法解

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

日月之明曰法管子正

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而無法其惑之屬耶鶡冠子天權

節璽相信如月應日鶡冠子天則

一目之羅不可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鶡冠子世兵

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尹文子大道上

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

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尹文子大道上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

淵實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
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
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
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曰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百工為方以矩為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墨子法儀

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商子弱民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

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商子錯法

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商子修權

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為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慎子君人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

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荀子大略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荀子宥坐

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韓非子有度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韓非子有度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韓非子有度

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韓非子和氏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

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韓非子和氏

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韓非子飾邪

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韓非

子飾邪

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亾韓非子飾邪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韓非子守道

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韓非子用人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韓非子用人

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敎心韓非子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韓非子用人

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爲教韓非子外儲説左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韓非子外儲説右

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

分馳也相去亦遠矣韓非子難勢

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韓非子難勢

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韓非子難勢

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

同也呂氏春秋處方

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陸子道基

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軍以為制淮南子天文訓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懸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淮南子主術訓

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

術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貍非其處也淮南子主術訓

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淮南子繆稱訓

夫絜輕重不失錙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

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淮南子齊俗訓

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淮南子氾論訓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淮南子氾論訓

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

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淮南子說林訓

循繩而斵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淮南子說林訓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淮南子修務訓

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春秋繁露楚莊王

孔子云美哉顔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顔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顔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

安而集韓詩外傳

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鹽鐵論刑德

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鹽鐵論申論

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

行之法也鹽鐵論申韓

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栝輔檠之正孤刺也鹽鐵論申韓

夫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鹽鐵論詔聖

田鼠野雉意尚欲去拘制籠檻不得搖動焦氏易林夬之謙

大作網小作紀如網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揚子先知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俚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揚子寡見

斲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揚子吾子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太玄經第二格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㤜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太玄經第三法

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

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絶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申鑒政體

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潛夫論勸將

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

數犯者而加深厚焉潛夫論斷訟

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王充論衡非韓篇

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圓鑿不可以方枘鉛刀不可以斫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武侯十六策治國

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正抱朴子外篇用刑

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抱朴子外篇用刑

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抱朴子外篇用刑

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劉子

法術

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阪赴險無覆轍之敗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劉子法術）

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潛夫論衰制）

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氂之

重辨矣劉子正賞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揚子法言註先知篇

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亾揚子法言註寡見篇

棄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汎泭敷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補文選屈原惜往日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識矣意林

慎子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制强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意林阮子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意林慎子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意林新論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意林典論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意林物理論

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

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表

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太平御覽職官部良令長下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復之法若邱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叙聖

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太平御覽獸部馬五

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長短廢繩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黄帝素問靈樞經逆順肥瘦

文武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下

弓弩久張之則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鄭氏註禮記雜記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前漢書刑法志

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昬明之迭晉書戴若思傳

文有三侑武無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

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法法

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大文三曾而責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管子勢

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呂氏春秋名類

文武之術左右為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文心雕龍程器

五行殊性俱為人用文武異材竝為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瓶容一斗盂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

國一馬文以讚治武以凌敵移捨殊律為績平焉劉子文武

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

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更增其弊道德經註疏卷六

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

知殺者逆天之紀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道德

經指歸卷十二

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奮厲天之怒風也玉海天文天文

書上

寛嚴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易家人

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王弼註易家人

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汲冢周書周祝解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寛猛相濟尚書正義畢命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禮記仲尼燕居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

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禮記表記

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左傳昭公二十年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後漢書應奉列傳

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吳志諸葛恪傳）

寛猛兼設水火俱陳（北齊書文苑李廣傳）

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寛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淮南子齊俗訓）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

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王充論衡非韓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九十八 九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潘璣

喻林卷九十八

明 徐元太 撰

政治門三

教化

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汲冢周書周祝解

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孔氏傳書盤庚上

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斵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孔氏

傳書梓材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詩小雅小宛

天之牖民如壎音塤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詩大雅板

思樂音洛泮音判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詩魯頌泮水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毛詩關雎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毛詩麟趾）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毛詩廣漢）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毛詩汝墳）

行露名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毛詩行露）

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毛詩）

卷阿註

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鄭氏箋詩角弓

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鄭氏箋詩抑

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鄭氏箋詩泮水

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寛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毛詩正義揚之水

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彫傷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為黄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毛詩正義蒹葭

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

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毛詩正義菁菁者莪

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毛詩正義小宛

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

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毛詩正義角弓

天王之尊民也如壎然如篪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壎篪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毛詩正義板

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

林食我泮宫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毛詩正義泮水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禮記樂記
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懐袍褐也行不越境大戴禮記虞戴德

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禮記射義

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鄭氏註禮記中庸

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禮記坊記

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為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壅則苗不出茂厚實也禮記正義禮運

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禮記正義禮運

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為功禮記正義禮運

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產若衆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嚴厲教之禮記正義仲尼燕居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 論語顏淵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孟子公孫丑上

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入界見魰得魚輒捨之期問焉曰凡魰者為得魚也何以得魚卻捨之曰魚之大者名鱄鱄吾大夫愛之魚之小者名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捨之 爾雅釋魚疏

天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前漢書董仲舒傳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壊也前漢書董仲舒傳

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前漢書公孫弘傳

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

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前漢書貨殖傳

化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前漢書貢禹傳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

楚王好細腰宫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髙髻四方

髙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

匹帛後漢書馬援子廖傳

若教化之靡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

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後漢書荀淑列傳

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後漢書宦者列傳

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後漢書循吏列傳

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吳志孫權傳註

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晉書張天錫傳

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蓺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

物必由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晉書阮种傳

招遐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晉書皇甫謐傳

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宋書禮一志

民之從義猶若迴風之卷草也宋書文九王建平傳

信食相資代為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宋書顧覬之傳

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宋書顧覬之傳）

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宋書良吏傳史臣）

生民之有學斆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由茲（南齊書武帝本紀）

嘉肴停俎定方旨於必甘良玉在攻表珪璋於既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為先經緯九區學斆為大（南齊書明帝本紀）

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

可以壞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帝之德朱藍易染薫猶可變固宜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俗而貴紫服周書史臣

儒林傳

礫石變成瑜瑾萑莠化為芝蘭隋書盧思道傳

若堊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隋書潘徽文學傳

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

可陶而為一家管子地數

善氣逆人親於兄弟惡氣逆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管子內業

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䳌然若謞之靜管子侈靡

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晏子春秋諫下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老子安民

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子華子兆宮子仕

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鶡冠子近迭

夙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見鬼谷子本

經陰符注

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毁輿致逺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荀子正論

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敎之以至順奥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興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荀子非十二子

歴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畒正河濵之漁者

爭得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韓子難一

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其類相及也陸子無為

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弗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

人得㺄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淮南子精神訓

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惟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惟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淮南子繆稱訓

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

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户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淮南子原道訓

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

致也（淮南子泰族訓）

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淮南子泰族訓）

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地）

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春秋繁露威德所至）

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孔叢子刑論）

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孔叢子敘世

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鹽鐵論國病

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鹽鐵論大論

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說苑政理

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陣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說苑政理

大治之鑪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顔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距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申鑒政體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申鑒政體

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潜夫論德化

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為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潛夫論德化

聖人之規曲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類其榦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為利工斵而為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

宣裕其業乎為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為也天禄閣外史去就

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修德行正則百姓隨而化也王逸註楚辭七諫

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以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

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枉愚王充論衡率性篇

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王充論衡率性篇

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

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隋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燧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隋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

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王充論衡率性篇

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王充論衡治期篇

善之勸惡如春雨澤武侯十六策陰察

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徐幹中論貴言

鵂梟化為鸑鷟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

乎泥濘抱朴子外篇君道

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抱朴子外篇用刑

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抱朴子外篇嘉遯

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李善註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

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李善注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

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牵乎動則靜凝係乎静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文選陸機演連珠

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詩註

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意林周生烈子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

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意林物理論

洗濯民心湔浣浮俗意林正論

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賦

憖獳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夜藝文類聚雜文部賦賦

鷙鳥感仁而革性鶌鳩乘化而變聲藝文類聚歲時部春

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煙文苑英華梁簡文帝帝德

頌上

不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獵文苑英華唐信職官九誌

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文苑英華庾信連珠

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太平御覽治道部政治三

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貍此之謂也太平御覽職官部良令長

下

人化而為善禽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禽獸太平

御覽人事部欽人

載馳非轄不行臨政非教不賢太平御覽車部轄

麥之為蝶由於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以也農民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太平御覽妖異部變化下

鼎烹熟以養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玉海周易鄭康成注

變世化俗猶風之靡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道德經指歸卷

八

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道德經指歸卷十一）

如鐵鉤能制狂象王治正化能伏惡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

故諸學者如世輪繩藝業所修如聚泥土王行正化如匠埏埴（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

樹不伐本則枝不傾人主不化則道不行（提婆菩薩傳藉十）

譬如神通人能變瓦石皆使為金（大智度論卷三十二）

猶如好牛以少鞭杖則得調利（入大乘論卷下）

風俗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書洪範）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同貫（尚書正義禹貢）

糾糾（音赳）葛屨可以履霜摻摻（音纖）女手可以縫裳（詩國風葛屨）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毛詩關雎）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而無德以將之毛詩葛屨

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鄭氏箋詩葛屨

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詩正義葛屨

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刜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蹢者領其衆豕離其缯牧之處

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亾之危矣毛詩正義漸漸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史記趙世家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史記項羽紀

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晉書熊遠傳

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吳志

諸葛恪傳

彯鶡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晉書輿服志

醲風潛煽醇源浸竭晉書徐寧傳

吳婦人之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于耳葢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宋書五行一志

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葢先霜霰以戒裘𥶶者矣機栝存乎中而羣有詐

心者族攻之於外子華子神氣

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韓非子解老

故有大路龍旂羽葢埀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揓揵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必有営僑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淮南子齊俗訓

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淮南子齊俗訓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如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淮南子氾論訓

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鹽鐵論本議

利則虎曳病則烏折鹽鐵論備胡

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

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說苑善說

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說苑政理

五烏六鶂相對蹲跂禮讓不興虞芮爭訟焦氏易林大壯之歸妹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博物志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者貍兔鼠雀以為珍物不覺其羶也博物志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張湛注列子湯問

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抱朴子外篇循本

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飈風抱朴子外篇疾謬

遭雨巾壞猶復見倣不覺其短皆是類也抱朴子外篇正部

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文中子周公

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文選魏都賦注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補文選漢武帝輪臺詔

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補文選戴邈學校疏

喻林卷九十八